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五

明 何喬新 撰

賦附文附樂歌

弔昆陽城賦

昆陽城在葉一舍許楚葉公所築縣治既遷舊城亦圮其可見者頹垣斷礎而已予招覼流民至葉周覽遺迹思光武之駿烈而悼陵谷之變遷也賦以弔之

其辭曰

后皇嘉惠兮懸蒸庶之流離予承命以顓懷兮爰弭節乎溠之湄陟崇岡以遐覽兮風雲慘其增悲原野穹寥兮頹垣之隱起僕夫跽而告予兮曰兹昆陽之遺址顧樓櫓之安在兮雉堞悵其已圮血淪地而化碧兮戟沉沙而凝紫耕夫豈識興亡兮方肆墾而未已嘆炎祚之中微兮戚畹竊其威權羌狡童之狂僭兮據鼎耳而垂涎始矯行而罔世兮卒假符而誣天慠然自擬黃虞兮

誦六藝以文其奸繄高皇之龍孫兮憤丕基之忽墜援戈典於楚甸兮將叩關而問罪彼綠林與新市兮棼總總而來萃既定宛而取郾兮駐諸梁之故壘何狡童之迷復兮驅羣醜而來攻騎膠葛而言邁兮類螳斧而蜩蜂圍效彼魚麗兮或鸛鶴之横縱志驕而氣溢兮謂不日而成功天道祐順兮人心迪其果毅王旅闞如虓虎兮軍容肅乎暨暨鼓闐闐而雷震兮旍靡靡而電曳風雨助其威怒兮士賈勇而高厲彼逆徒何惷惷兮棼束手

而就殪或倒戈而疾馳兮或棄甲而横潰野流血而變赭兮川浮胔而擁幟氛祲廓而清明兮人神為之暢快元兇授首兮遂定鼎而澗瀍噓炎燼於既熄兮延景命而益延復漢官之威儀兮慰百姓之震衍昔商周師於牧野兮炎黄戰於阪泉視兹役之烈烈兮在古未能或先世運忽其變遷兮哀漢社之已屋荒壖穴彼狐兎兮京觀壂為平陸草露凄以沾衣兮林霏淡其慘目惟山鳥之嚶嚶兮怳國殤之夜哭駐予車而一弔兮菀忳忳

而含感

三谷賦

麻源三谷之勝為吾盱江山水甲令司勛員外郎左君時翊之仙廬在焉時翊嘗為予道其泉石幽雅之趣巖壑瑰詭之觀予欣然欲遊而未能乃想像而賦之每一展翫庶幾乎宗少文之卧遊矣

出城闉以遐覽兮爰陟峻而捫幽度駝嶺之谽谺兮訪仙臺乎山之陬銅陵岌嶪而凝黛兮紅泉汩潨其鳴璆

琪花瑶草紛不知其名兮桂樹鬱其相繆予乃凌犖确
厲清泠窺石門之窈窕躡雲蓋之峥嶸石梁龍矯兮卧
波仙觀翬飛兮凌空吸紫霞兮石閣招白雲兮羅峰步
子馬於靈豐兮悵宿莽之離離訪繙經之遺臺兮蒼烟
慘其增凄若乃崇岡嶜崒疊嶺巑屼丹光夜爍土花春
殷非子期仙隱之所存乎寒燐宵飛山精暮泣折戟沉
沙戰血凝碧非危郎駐兵之故栅乎山川宛其如昨嗟
昔人其安在攀古柏之虬枝兮增予心之永慨謂仙人

之不死兮吾不得而見之謂英雄之不朽兮亦澌盡而無遺招黄鶴而訊之兮鶴翩翩其髙翥尋斷碑於荒榛兮蝸涎苔花闕而不可覩重予懷之耿耿兮撫幽篁而延佇迴飈冷兮欲秋斜月淡兮將夕駕予輈以復路兮聊容與乎田北騁予目以流觀兮見夏屋之渠渠萬瓦鱗鱗以波偃曰美人之故廬綠樹謌其承宇兮清泉琤其循除詠先生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愛兹境之幽勝兮恍王官於綠野欲誅茅以葺廬兮敢云信美非吾

土何所獨無芳草兮羌睠睠而懷兹念美人之好脩兮苟去此其從誰倘解印以南旋兮將税駕乎盱之湄從美人以徜徉兮終歲晏以為期

梅雪齋賦

新建李京春氏好脩之士也嘗銘其燕居之齋曰梅雪蓋梅取其貞雪取其白也予嘉京春好尚與世俗異乃為賦之其辭曰

夫何美人之好脩兮遠兹垢以自清闢崇軒以息游兮

表梅雪以為名雪以況昭質之弗虧兮梅以況其姱節
服貞白以自嘉兮蹈前脩之為則昔美人之旣有知兮
恒汲汲乎脩能厭桃李之嬌媚兮又何羨乎美人之姿
態惟兹梅為可貴兮鍾造化之冲和向北風而合韻兮
粲的皪之瓊葩惟兹雪之可喜兮信皎潔其不汙白皚
皚以遐積兮變埃壒為珣玗方仲冬之凝沍兮狂飈凛
以戒寒元雲鬱以四塞兮雪花交下其漫漫松筠慘以
改色兮又況荏弱之荃蘭當衆芳之搖落兮惟兹梅之

不然吐素華之濯濯兮欲與六出而爭妍美人退而齋居兮啓南牕以遐矚悵百卉之既萎兮睠梅雪之如玉芳菲菲以襲人兮光溫溫其眩目誦廣平之妍辭兮賡郢客之妙曲感貞白之若茲兮忽有契其中情聊假物以自況兮揭華扁於軒櫺維梅之貞兮猶吾節之不移也維雪之白兮猶吾志之不緇也羌朝夕於此齋兮信芳潔之不忘苟予行之靡忒兮不見是亦何傷歎時俗之昧昧兮胡好尚其獨異值桃李為庭實兮采芙蓉以

為珮惟溺志於紛華兮委茲梅而弗睇愛江上之清風兮悅山中之白雲惟光景之流連兮曾茲雪之足云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為此度也夫豈矯世以自異兮惟好脩之故也先民有言兮名不可以虛作茍矯名而無實兮顧身心亦何獲中情信其貞白兮斯行成而名彰勗諸茲志尚兮耿百世猶有光

闇然軒賦

憲副豐城游先生名其藏脩之軒曰闇然蓋志於聖

賢為己之學也予嘗從事於斯而未有得焉因先生名軒有慨於中為賦之以申其義云

繄末俗之徇外兮絢繁飾以自揚何美人之練要兮挹至道而深藏美人稟兹懿質兮又重之以好脩追洙泗之遐軌兮航濂溪之絶流日孜孜而靡懈兮期先哲之與儔曰君子求諸己兮兹前聖之格言温恭濬哲兮舜德所以為元回也如愚兮夫子屢歎其賢曾氏之傳得其宗兮日勤勤乎三省追聖孫之紹其緒亦曰衣錦而

尚絅服聖人之明訓兮指羣哲以作程漱詩書之芳潤兮啐道德之精英懇充實之未至兮夫何慕乎修名元縞為冠兮大練為衣貝錦在其中兮文采燦其陸離太羹在俎兮元酒在樽孰云淡泊兮乃至味之攸存朱絃疏越兮世寘瑱而莫予聽一倡而三歎兮有韶頀之遺聲相珣玗之在璞兮氣如虹而外揚驪珠潛於九淵兮吐青熒之耿光藹善行溢於吾躬兮肆闇然而日章嗟衆人之貿貿兮何文肆而靡中榜然而若盈兮躬處約

而為秦製芰荷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駕華輈之燦
爛兮珮寶璐之琅琅鳳旍繽其翻飛兮絃匏奏而鏗鏘
華文煒其可美兮羌無實而日巳歎予生之侘傺兮志
古人之所服文質疏内兮每見嗤於流俗方世俗之矜
衒兮又孰揆予之中情予不能改此度以徇時兮將合
矩矱於顏曾幸美人之耿介兮夙與予而目成解佩蘭
以贈予兮又重之以芳盟曰彼儒服而市心兮夫焉可
與適道志乎古必違乎今兮又何必諧乎世好堅汝志

而毋惑兮庶任重而遠到懼予力之莫任兮愛此言之不可忘念餘菑之未衰兮願從美人以相羊慮此志之不固兮爰抒情而成章

鉤勒竹賦

南谷先生好竹其友金本清氏以所作鉤勒竹贈之蓋竹有君子之徳先生好之其中必有契焉椒邱子因推其意而賦之其詞曰

夫何美人之清修兮秉姱節以為常所好在乎同徳兮

豈羣葩之能當駕飈輪而遐覽兮乃夷猶乎瀟湘芳草
薆其溢目兮紛迎秋而凋傷爰有貞筠兮冰玉其標挺
宿莽而獨立兮淩霰雪而不凋雖同族於草木兮顧殊
質於天喬承雨露於天際兮蒼玉瑩其嬋娟回風飄拂
兮揚鳳羽之翩躚迅雷奮乎九地兮迸龍孫之嶄然感
美人之永歎兮載移植於崇軒嗟衆芳之總總兮何變
化之不常彼幽蘭之猗旎兮羌無實而容長申椒閭闔
其芳烈兮糅蕭艾而不香荃蕙化爲茅兮況辛夷與昌

陽覽衆芳之若茲兮歎茲蒟之可欽澹容與於春陽兮類富貴而不淫歷元冬而一色兮若處憂患之不易其心中虚如有所受兮外直而不倚雖歲序之遞遷兮肯隨俗而委靡何衆人之殊尚兮競樹桃李於門牆萋葹果何物兮亦雜蒔乎都房曽不知茲蒟之可嘉兮獨凌厲於嚴霜委厥美以徇時兮非茲蒟之所志也保晩節於歲寒兮庶比德於君子也繄鳳池之仙客兮夙與美人其同調揮毫以肖厥像兮神造追乎文趙蛟螭紛其

攫拏兮珊瑚盤錯而交柯金刀鐵鈕不足喻其壯兮森若劍戟之相摩涼飈生於座隅兮明月娟娟而在戶恍淇澳於渭濱兮撫貞姿而延佇亂曰羣葩蔵蕤迎秋而萎兮猗猗貞筠隆寒不衰兮直如史魚清比伯夷兮置以為像爰肖厥儀兮保茲姱節歲晏為期兮

石鐘山賦

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蘇文忠公辨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游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予

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
家湖口邀予艤舟絶壁之下以訪其所以謂石鐘者
水石相激響若洪鐘始信昔賢之言不誣也因為賦
之後十有二年尚忠出示舊稿俾重書之因歎予學
之不進而悼勝遊之難再也乃刪其辭以歸之云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予與王子泛舟澄湖艤於絶壁援
危藤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跡於時天和氣清江空月
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予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

但見怪石差峩嶕嶫喂磥峥嵘奇形異狀不可殫名或如鳳如螭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岩𡾰霳霿拂藍撲黛穴罅呀豈欲雲歊雷異哉石乎蓋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於巖阜長風來乎太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於水中殷殷喤喤如游舜庭而聽鏞鍾之撞鏘鏘鍧鍧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聲塡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郤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予乃恍然而驚悄然而思問王子曰是何聲耶豈靈鼉奮首

而三山頽耶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耶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耶胡為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子不知耶是所謂石鐘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於一也予曰石之為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為物湛乎其清未與石鬬若嘗有聲彼涵乎清越竅坎鏜鞳之音果出於水耶亦出於石耶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戛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

質剛柔剛相盪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夫峭壁岩岩鐘之銑角也懸蘿裊裊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簨簴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是鐘也蓋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鳬氏無所與其功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侮人螭蜃過而垂涎民其魚矣尚何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冠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

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之力耶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酢乃鼓枻而歌曰駕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鐘喤喤慨念上古時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懐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歳兮永不忘

秋蘭賦

金君文遠晉陵之隱君子也於物無所好顧獨愛蘭

蓋其情性有合焉耳嘗得畫蘭一卷曲盡露葉春埜之妙文遠寶而藏之其從子秋官主事和之出以示予予為推其意而賦之其詞曰

予昔好此芳草兮歲逾邁而不衰步予馬於楚畹兮弭予棹乎澧之湄登芳皐以騁望兮渺予心之顧懷蕭艾雜靡其極目兮宿草莽莽以紛披睠玆蘭之旖旎兮屏山谷以自藏芳菲菲而襲予兮羌居蔽而聞章濯湛露以自潔兮泛光風而遠揚雖寂寥乎山阿兮豈以無人

而不芳感子心而長喟兮爰移植乎都房飾雕檻以固護兮恐廻風之飄颻驅蜂蝶以遠屏兮恐芳蕋之見凌何所獨無芳草兮胡睠睠而懷玆念緑葉而素莖兮夐異乎杜蘅與江離憺容與而獨秀兮肖君子之幽貞也芬郁郁而遠聞兮猶吾德之馨也人之心不與吾同兮胡好惡其獨異戸服艾以自好兮紉蕭薄以為佩蘘葹蔆其盈室兮顧謂秋蘭為不芳苟中情之貞姱兮不吾知其何傷苦靈均之好脩兮每惓惓於荃蘭與衆草而為

伍兮發素王之悲歎固孑異乎衆好兮矧玆幽獨之可願期與子而為友兮敦久要而弗諼委厥美以從俗兮匪余情之所安肖子像以為儀兮矢共保乎歲寒重曰睠彼佳卉擅國香兮芃獨處廓聊自芳兮姱而不淫可充纕兮不采而佩庸何傷兮置以為像無斁乎夷之清兮

衍慶堂賦

湖南方伯吳公扁其所居之堂曰衍慶昭先德也蓋

公之高祖崇本翁以仁厚肇厥家而曾祖清逸翁祖靜庵翁考怡靖翁世有令德以培其基儲休委祉大發於公此堂之所以名也予以公為同寮故推其名堂之意而賦之其詞曰

夫何穹堂之將將兮據吴山之幽勝揭華扁於前榮兮昭先世之休慶維兹堂之宏建兮既考極而相方工師殫其智巧兮剡掄材之孔良木蘭為榱兮文杏煥其為梁礱文碣以居楹兮煉蜃以塓其垣墻粢梲棊乎山與

藻兮丹雘煒其有光桂樹陰陰以承宇兮荃蕙旖旎而含芳泉瀧瀧而循除兮三秀猗猗而效祥匪徒宗戚之燕集兮祖考於焉而烝嘗嗟斯堂之肇造兮實先世之所貽彼延陵之宏博兮乃慶源之由開崇本遘時孔艱兮秉恭儉以作則清逸恂恂惠和兮亦允蹈乎先德靜庵懷瑾握瑜兮維先猷之踐脩怡靖憺以貞閒兮撫松菊而夷猶皇天無私阿兮睠積善而敷祐苟或嗇於其躬兮休祉式豐於其胄肆美人之挺生兮鍾海岳之靈

秀曰磨淬而好脩兮期光前而裕後振六翮以上征兮
戾天衢而高翥始策名於大廷兮蜚揚聲於粉署參大
政於西蜀兮頌聲謳其載路陟南紀之雄藩兮政與陽
和其同布羌休顯之臻兹兮由先澤之汪洋感締造之
孔艱兮吾其敢忘於構堂維兹堂之宏敞兮匪暇豫以
自逸也念先慶之流衍兮思不忘於繼述也覽濤江之
溶濘兮思先澤之悠長也蘭茝紛其充庭兮怳先德之
遺芳也積善有慶兮聖垂訓於大易孰無施而有報兮

孰不種而有穫于公高其門閭兮知後嗣之必昌晉公
邁種厥德兮樹三槐以為徽天道不爽兮諒今昔以同
然維嗣德之有人兮斯慶澤之益延亂曰瞻彼高堂何
言言兮德以為基禮為藩兮趾美承芳罔或愆兮世載
令聞雲來嬋嫣兮

和歸去來辭題王司馬休菴

休菴者大司馬王公歸休之室也公國之重臣職典
邦政聖天子之所倚毗而天下士大夫所望以興道

致治者也顧以夙夜在公憂勤致恙數上章求去位優詔不允而公請之益堅乃得解政暫歸嗚乎卓哉世之名位與公等者不少勛烈如公者蓋亦有焉至於當國家倚任之時而秉急流勇退之節者求諸古今蓋不多得也乃今於公見之昔陶淵明解官而歸作歸去來辭以見志千載之下頌其辭想其人景仰而不已公之風節視淵明蓋無愧焉喬新仰公之盛德久矣第以地分懸絶未嘗敢一謁公之門今公之

歸休是菴也不得已於言故取歸去來辭和之以道
公歸休之樂又以見公之風節足以繼美於昔人也

其辭曰

歸去來兮胡爲眷眷而懷歸念人生之如寄忽感悟以
興悲睠明哲之已遠幸軌轍之可追旣委心於義命又
奚較乎是非指崤函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望太華之
嶙峋見翠靄之霏微故園伊邇我車載奔綠陰垂宇清
光遶門蘭茁未蕪脩篇尚存撫我素琴酌我芳尊無冀

聲之聒耳無憂悰之在顏悵百歲其幾何知一菴之足
安戢寒泉之滴滴聽黃鳥之關關坐盤石以長嘯登崇
巖以縱觀魚洋洋以潛泳雲靄靄以往還撫物理而自
感聊夷猶以盤桓歸去來兮與赤松而同游屣軒冕其
如脫惟道義之是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歛
濟世之宏畧爰經畫其田疇乃駕鹿車乃泛蘭舟采蘋
藻兮幽澗藝蘭杜兮芳皐滌煩襟於茂蔭濯塵纓於清
流念歸全於此菴實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吾不能變心

以徇時相彼欲去而可留汨寵利竟安之尋泉石之舊盟赴鷗鳥之幽期逐猿鶴以長往荷鎛鉊以載耔續歸田之雅製歌考槃之遺詩信俯仰以無愧泰然自得夫何疑

和歸去來辭送李先生

成化二年夏六月少宗伯安成李先生上疏謝病優詔許之且諭以病愈還朝蓋欲復用之也於戲休哉聖天子好賢無已之心先生急流勇退之節蓋曠古

所未有也昔者陶淵明爲彭澤令觧印而歸作歸去

來辭以見志百世之下讀其辭而髙之先生之事業

固非淵明所及而其遭際又淵明之所無者惟其髙

風清節足以廉貪立懦則先生與淵明異世而同符

也先生考甲戌進士時喬新誤蒙甄拔辱知最深故

取淵明之辭和之以遺歸休之樂云

歸去來兮倦遊廿載今始歸幸夙心之既遂胡喜極而

更悲設供帳於都門紛冠蓋其予追望層峰於雲際疑

家山而猶非僕夫歌以促駕稚子笑而牽衣問歸路以猶緬悵屢歌乎式微故廬在望歸心欲奔白雲承宇蒼松蔭門石逕未荒岫幌猶存良朋在座新醪滿尊道故舊以共醉春風盎其在顏喜菟裘之已營知蝸室之足安葺芳杜以成帷擘碧蘿以為關臨瀘水以洗耳登書臺以遐觀鴻冥冥以高舉雲冉冉以孤還歲晼晚其將暮攀桂枝而盤桓歸去來兮訪昔日之釣遊浮世儚其相忘外物廓乎無求蔭茂樹以自適玩遺經以忘憂田

胥告予以有年黍稷薆其盈疇或山而屐或水而舟緡游儵兮碧澗擷芳實兮椒邱招白雲於遠岫弄明月於清流念歸老於田園信造化之餘休巳矣乎出處進退信有時彼懐禄而干進留老將至矣竟安之襲高風於表聖踐芳躅於榮期或乘月以長嘯或迎春以載耔歌白駒之雅調和招隱之新詩功成而身退超然物表夫何疑

和歸去來辭送尹貳尹

君子之仕也不矯情以為高不徇俗以為通惟其時而已昔陶淵明為彭澤令恥束帶見督郵解官而歸君子不以為矯吾廣昌丞桐城尹君佐邑僅餘三載亦以志不得盡行致仕而歸君子亦不以為非君將歸縣正周侯等屬予言為贈予謂淵明之歸賦歸去來辭以見志今君之歸宜有能言之士為之賦者而未聞也乃因淵明之題而次其韻以遺周侯等以贈尹君祖道之日命五六童子歌之以代陽關之曲云

歸去來兮歲將晏而北歸既去勞而就佚胡喜極而增悲望宜鴻於天末逆朔風而相追悔顓孫之干祿慕伯玉之知非對離筵之芳酎振仕路之塵衣瞻龍眠之舊隱烟樹蔥其依微風帆畫彍霜屨晨奔去家千里倐已到門問朋舊之存歿幸宗戚之具存載刲肥羜亦列芳樽無鐫誚之入耳無憂悒之在顔身既隱而無競心無營而自安玩游儻之園圃聽黄鳥之間關濯長江之清泚挹五老之奇觀念魚貪餌而忘返孰若鷗知機而遥

還感物類之禍福擘松桂而盤桓歸去來兮已息心於宦遊競浮名其何益逐世好其焉求榮孰榮於不辱樂孰樂於無憂如古人其可作吾將希蹤於田疇或山而騎或川而舟采紫芝於丹谷鑱黄獨於青邱燒痕茸茸而變綠泉聲激激而分流靜觀萬物之自得充然吾心之休休已矣乎流行坎止信有時苟欲去而可留將舍此其安之從赤松而仙遊結黄石之幽期睎蕭韓溺志於功名寧以沮溺勤身於耘耔賡伐木之餘韻詠歸田

之雅詩葛中心之自得樂天委命其何疑

續歸去來辭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公以疾乞解政章七上聖天子乃許之命馳驛以歸又俾有司月給俸為養蓋優老之異數也公將行羣公相率賦詩贈之予與公為同年友而予老且病甚於公亦嘗求歸而未得寂寥短章不足寫情乃續淵明歸去來辭以道公歸休之樂兼致予欣慕之私祖筵既張俾未冠者歌之以代

驪駒之曲云

歸去來兮承溫詔而西歸超氛埃以遐舉兮信明哲而知幾羌素節之既遂兮胡喜極而更悲念弱冠之筮仕兮亦既逆乎明時策大廷而賜第兮肆通籍於金閨佐宰衡之黜陟兮典容臺之禮儀春卿宮保之荐陟兮何天寵之吾私或賛祼於清廟兮或奠璧於太壇秉寅清以將事兮昕夕惕其靡安羲馭迅而莫追兮歲忽忽其將暮悵吾髮之種種兮顧投簪而逸處叩天閽而嗽辭

兮曰臣病之日侵皇覽揆吾之中情兮俾歸老涪之南

駕余皇而浮江兮又攽祿而養之湛恩汪濊兮嗟欲報

而無期冠蓋棼其出餞兮酌兕觥而歌驪駒都人瞻望

咨嗟兮亦奚異乎二疏懷吾皇之明聖兮悵欲去而踟

躕瞻都城之烟樹兮感吾涕之漣洳朝發軔於蜀門兮

夕鼓枻乎潞渚泛彭蠡而上巴峽兮時憑高而弔古思

香山與洛社兮願遵昔賢之遺渠曽日月之幾何時亦

既戾乎故邦尋鷗盟其未寒兮喜園廬之未荒撫桂松

而延佇兮登雲崖以舒嘯賡考槃之遺什兮歌小山之雅調嗟予齒髮之日衰兮亦睠睠而懷歸章屢上而未獲命兮嬋媛而增欷黃鵠翩然高逝兮羈鳥猶棲乎彤籠君恩不我遺兮駕桂棹以相從亂曰君子仕止惟其時兮相彼昧者亦何知兮寅升不已禍卒罹兮知止不殆古有炯戒兮睠茲明哲功成勇退兮徜徉林壑聊以卒歲兮

懷韓忠獻公文

魏國韓忠獻公彰德人也公之相業軼房杜而陋蕭曹矣至其能容富弼而薦歐陽修尤他賢相所不及弼與公同在政府持論多異而公待之坦然畧無芥蔕修以文章擅一世名世多嫉而擠之者公獨引而置之政府嗚呼世之為相者惡異已如仇敵有能容之如公者乎士有盛名者常恐其軋己有如公能薦之者乎予過彰德思公而不可見也故為文以致感慕之意云

登休逸之崇臺兮望狎鷗之荒亭訪遺躅而不可見兮
感予涕之交橫采溪毛以薦芳兮歆靈宇而徼誠當宋
氏之中葉兮天純佑而多賢范富在其左右兮晏賈翼
而後先彼淵篤與直溫兮紛茅拔而茹連惟夫子之挺
生兮遘茲昌時重厚如勃兮文章過之赤舄几几兮日
容與乎彤闈追伊周之逸駕兮陋蕭曹而不屑為余蔡
謇謇兮公讓其直狄种桓桓兮公嘉其績七政若度兮
百僚承式鐃鼛不驚兮野無蝨螣四民熙熙兮孰知公

力譬秔稌之芃芃兮忘甘澍之為澤彼弼之議政兮胡
悻直而不同非夫子之偉量兮孰休休而有容修之姱
辭兮信矘朗而寡儔夫子引之共政兮人文庶幾乎漢
周何公亮之肆謗兮懟夫子以專權天聽弗聰兮俾解
政以歸田神功歛而若無兮日夷猶於洛社衣錦而晝
行兮華構恍其綠野新法紛如牛毛兮民嗷嗷而喪生
厭斯世之迫阨兮忽騎箕以遐征嗟士俗之日偷兮好
蔽美而稱惡黿以靈而見剖兮女以蛾眉而見妬德遠

之貞亮兮祉愬鼎而懷忌晉公知愈為賢兮曾莫引之
共事惟夫子之盛德兮固今古之所稀跽薦酒而陳詞
兮願荒忽而顧懷苟九原之可作兮吾將執鞭而從之

忠愛祠迎送神樂歌

忠愛祠在汀州卧龍山下邦人所建以祀郡推豫章
謝侯也侯為郡有惠政及劍溪盜起攻剽至汀侯出
奇破賊民賴以安侯既没汀民感其遺愛相與言於
郡請為立祠守臣以聞詔賜祠額曰忠愛蓋以侯効

忠於國而惠及其民也予嘗佐閩臺行部屢至汀知侯之德政為詳故作迎送神之歌遺汀人俾歲時享祀歌之以侑牲醴焉其詞曰

采芳藻兮澗之濵椒糈馨兮桂酒醇鼓坎坎兮舞羽繽紛侯來降兮慰我民

雲為輿兮風為馬侯弭節兮山之下覽舊邦兮一慨故壘荒兮嘉穀被野

龍灘潋潋兮水不波園有芋栗兮池有蒲荷寒尨不吠

兮稚耋嘯歌昌臻兹兮侯功孔多

遺愛在民兮亦有嘉績嗟莫報兮侯之德侯之神兮如在尚顧予兮昭假

右迎神四章章四句

霓旍抗兮風披披劒縱横兮佩陸離紛進拜兮願侯遲遲侯不少竚兮我心悲

嗟汀之境兮繄侯桐鄉侯毋懷兮豫章朝出遊兮暮回翔慰我民兮維不忘

歛巫籥兮拊𩫖鼓侯降靈兮錫我純嘏潢池清兮民安堵蟊賊遠屏兮時暘時雨

靈宇幽兮露靄蒙蒙松桂蔚榛兮泠然以風侯之歸兮何許元鶴唳兮雲中

右送神四章章四句

椒邱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余肇錫

椒邱文集卷十六

明　何喬新　撰

書

寄羅應魁内翰書

殿元先生閣下自笋竹溪上之别于兹四易寒暑矣緬想山林日長造詣益深斯道幸甚僕膠於塵務不能自拔於物外以親道徳之光徒深抱愧而已近者友人吳

僉憲自京回録得陳公甫二書及其門人林緝熙寄公甫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髙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可疑者得非鄙劣學未聞道不足以窺公甫立言之㫖故邪心有未安願就有道而質焉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則所以入道者不越乎存心致知亦非有甚髙難行之事也自濂

洛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也令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說歟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歟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功審如是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絕類離倫乃可以得道歟至於緝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

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歟凡此數說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為可駭不知公甫何為而然也近世儒者所學詞章而已潛心道學者惟閣下與公甫廷祥數君子耳而公甫之說又如此豈所謂智者過之邪抑天於斯道之傳固靳之邪愚於公甫素所敬仰所以云云者非敢少訾也蓋望公甫造詣精純以紹百世之絕學耳謹錄三書幷陳鄙說以質諸左右閣下若以鄙見乖謬望以一字示教焉倘愚者或有一得亦望移書公甫庶幾其察

而改之也不知道而强言之宜為有道者所笑惟閤下恕之幸甚不宣

寄祭酒邱仲深

戊戌之春陪祀圜丘獲挹光霽于時法禁方嚴匆匆别去不甓所懷迨兹四閱寒暑矣雲樹之思往往形諸夢寐去歲從孫昱歸自館下承寄聲慰薦恵進修録展閲之際恍若聲容相接感荷感荷僕材不稱位食粟而已無足為吾兄道者少讀宋史嘗怪魏鶴山以道學之懿兼

負經濟之材遭遇理宗以僉樞督視江淮軍馬竟不能成安夏攘夷赫赫之功而去其所成就顧出張德遠虞允文下私以為恨僕近備員臺佐出董邊務雖無牧民馭衆之材亦欲少行其所學然每有建白當道輙沮而撓之迄不得施乃知鶴山之不能成功葢有由然也兹欲引身而去又以世議隘薄輕則誚其沽名重則劾其避事是以隱忍未敢遽請以此愧鶴山耳然歸田之計往來胷中未嘗暫釋也閤下静觀天下之理其於出處

之宜弛張之道察之熟矣願明以教我俾知所趨焉岐陽石鼓文并子昂所書金丹黄庭經俱在太學煩各惠一本以為林下清玩又聞閣下考定深衣制度甚善亦煩録示欲製一襲以備卯𨻶登覽之用也時用彦實及諸同年不及奉書會間俱乞致意辰下漸和伏惟順時珍燮以承天貺不宣

寄秋官何惟孝

曩在秋臺荷吾兄不鄙屢沐清誨自謂庶幾相翼以進

相持以脩雖未至於古人亦庶幾乎少異於今之人耳
别來鄙吝日萌舊學日荒落恐終無以造高明之域不
免汩没於流俗矣奈何奈何每三復陶翁停雲之詩與
杜陵暮雲春樹之句未嘗不悵然也近者吾兄榮遷正
郎僕聞之喜動顏色夫吾兄宜居此職久矣一秩之遷
何足為喜所喜者君子得行其道小人亦將有所畏而
不為耳大理劉兄審因想已復命克涵兄近得書否便
中乞示知之聞時莊兄公差未回不敢奉問令弟繡衣

想已出巡亦未敢致書山川雲邈會晤未期時賜教督以終前惠是所願也詩不云乎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吾兄其思之不宣

答余司徒

太保司徒閣下春間謬膺簡命來山西賑濟凡有所請荷大德維持咸克如意行間又蒙宴餞之寵銘感之忱曷嘗少忘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總軍務蓋朝廷以北鄙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邊陲

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饑之事為歎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閤下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於叔姪相食姻婭相屠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穄盡槁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岢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

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慮為已累但將平陽所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派邊糧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為盜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翊贊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五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悞國病民之罪也僕

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通復業者十纔一二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憂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為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飼之以粥猶恐其不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汛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望閣下憫此方羸餒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俟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

終賑饑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難畢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同祿米僕以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關領書辭緊委干冒威嚴不勝悚懼倘蒙見允乞賜公牘明示為感趨拜未卜伏惟順時保重以承天寵不宣

與周僉憲

閏二月閒出巡漳州忽驛吏錄致除目始知閣下膺薦出佐外臺私心甚喜既又悵然不懌者累日夫以閣下

之清介司風紀於一方凡物之枯悴者將沾其潤澤而華滋焉此固鄙人所喜也然念昔在京師毅然不肯婀娜者三五人而已一二年間相繼外遷雖有存者勢亦孤矣又安能不悵然邪敬之回蒙賜教帖展讀再三真所謂如見諫議面也欣慰欣慰僕受性駑鈍時務鮮所能解凡所施設去其太甚者而已然怨且誹者已紛然甚哉吾道之難行也自度終不能有所建明行將收其身於山霞水月之間考先王之遺文以足吾所好者安

能汩汩塵坌中哉辱吾兄眷厚故及此不足為他人道也奉去論學繩尺一部聊供公暇檢閲承欲得儀禮註疏五代史續當奉寄閩宋景濂先生嘗編蒲陽文藝録去取最精曩在京時金華戴九靈之孫名仲衡者嘗許録寄竟不至去歲曾托廖簡先生求之亦寂無報倘行部到彼特乞訪求録示幸幸又永嘉李五峯先生文章高古史臣謂其措詞必先秦語温台士子往往有其遺集但其文古澀時俗好之者少僕嘗録得十餘篇真古

作也亦望訪求全集錄寄當為梓行炎暑方熾伏惟順時自玉以增吾道之重不宣

與胡右都御史拱辰

向者借易江書以叙企仰之懷以伸問安之敬眷惠手翰還答獎予過情益增愧悚兼承悅扇之惠薄俸亦蒙糴寄曷勝感荷生初至京時嘗貸姚三銀百兩以市居第故干瀆左右將薄俸糴銀還彼今寄來者如數領訖其餘未審糴否如已糴望盡數付彼收領但取領過數

目示下不煩遠寄也俸目二紙不見寄到恐侍者候封轉致他處便中仍乞録示為感閣下盛德之尊當宁之所倚毗而晚生小子乃敢以瑣屑之務干冒尊嚴誠為可罪惟大德涵洪尚冀少寛譴責辰下溽暑伏乞順時保重以承天眷不宣

與王太傅威寧伯越

迺者北人深入犯我疆場閣下董帥禁旅親當其鋒羣兇授首大敵褫魄振旅而還三邉鼓舞壯猷偉績足以

銘彝卣而被絃歌矣自古才兼文武者不過數人在我
朝尤鮮誠意劉公雖有佐命之功然徒持文墨論議非
有汗馬之勞也靖遠王公雖有汗馬之勞然所平者滇
南小夷而已孰若閣下屢摧勍敵克成茂勛足以闡武
臣之口而奪之氣裴晉公虞雍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生
以怯懦之資叨任邊寄伏聞出奇制勝動中事機恨不
得負弩前驅以效鉛刀一割之用也生臨鎮以來適值
歲歉民饑公私匱竭罔知攸措謹條救荒事宜及地方

務以聞雖膚淺無足採者會議之際萬望維持倘得准行一二豈惟生之至幸寔山西萬億生靈之幸也干瀆尊嚴不勝悚慄伏乞恕察不宣

與黎少宰先生淳

生以非材荐歷藩臬凡百猷為無可取者閣下不以為愚曲賜甄拔受命以來惴惴焉懼玷大君子知人之明歲暮方抵山西未數日邊報沓至遽出巡邊至三月初乃回不意歲歉民饑張口待哺者不可數計各處倉庾

枵然勸借富室所得甚少民之逋竄者累累不絶生雖殫心圖之罔知攸濟倘秋田無收邊警復作雖有智者未知善後之計矣生叨任邊寄識暗材疎欲上乞身之章顧邊務方殷恐有避事之誚姑俟秋成乃敢有請趍謁未卜伏冀順時保重以膺繁祉不宣去歲以公私匱竭而戶部催徵方急冒陳瞽言以瀆聽聽自以未見顔色而言且獲罪于左右悚然不寧者累旬既而奏事者回備道閤下懇懇與戶部言之而京庫折色六萬遂獲

蠲免乃知閣下不惟不加罪責而又聽用其言也驚喜過望不勝抃躍今歲公私匱竭視往歲殆有甚焉何也往歲公庾可發今則公庾已罄矣往歲巨室可勸今則巨室已窘矣倘饑饉荐臻邉事復作將何以待之賈生所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邉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此誠不可不慮也會計今歲有收租賦起運之外歲用常數仍欠二十五萬況望有羸餘以為不虞之備乎此有識所凛凛也近與都

憲吳大人計度儲積事宜具録别幅事之從否在閤下之一言嚮之所陳已蒙閤下聽而用之矣故敢忘其賤頓首以請倘蒙矜而垂聽焉豈惟生之受賜凡湖南湖北之吏民均受閤下之賜也干冒威嚴不勝悚息不宣伏自閤下登庸以來凡仕于湖湘者均被怜憐而其等備員藩垣賴庇尤多兹有一事乃湖湘生民休戚所關者敢干聰聽幸垂察焉去歲四月荆襄大水民居漂没者千餘家五六月間鄂岳沔黄諸郡太旱沃壤變為

赤緹至秋淫雨逾月江水瀑溢五種蕩然無遺此皆其等不職之所致也已嘗具奏蒙聖天子特勑所司田苗無徵者悉蠲其糧又命廵撫都憲發廪勸分以賑之此實古先哲王子惠困窮之心也詢諸士大夫乃知賛成此事者閣下之功居多湖南湖北之民受賜厚矣近者戶部移文本司南京折布糧十萬石京庫折銀糧六萬石俱於有徵數内追納然去歳凡有徵者盡以給王府禄米及衛所官軍俸糧猶有不足又發庫藏之銀以補

之竭盡無餘矣今此十六萬石將安所取哉取之於民則民力已凋弊矣取之於官則官帑已匱竭矣欲待今秋税糧追補則今歲夏閙雨澤愆期豐歉猶不可必也且天朝疆域萬里倉粟庫錢紅腐貫朽增數十萬石不見其有餘捐數十萬石不見其不足柰何靳此十餘萬之糧以重困羸餒之民哉顧緜保障孰為重輕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湖廣之民困弊之甚譬諸久病之民尫羸已極參苓芝朮以治其疾粱糜脯腊以養其體猶惴惴

焉恐其不能生也若又責之以負荷勞之以走趍必無幸矣此實仁人君子之所當痛心也玆特具疏以聞第恐典財賦者不之從仰惟閣下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視民之饑猶已饑之而況鄉邦乎敢望於内閣及户部諸名公處歷道所以然者倘得蠲此十六萬石之糧以寛此十八府州之民豈惟湖南湖北赤子之幸寔某等之大幸也干冒尊嚴不勝慚悚伏惟少留意焉不宣

與少司馬李公勉

前者舍人赴京奏曾玒尺書想達左右矣近者張百戶自京回蒙惠華翰誨諭諄懇足見年兄情誼之篤也生臨鎮以來邊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饑公私匱竭玆因條陳救荒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內軍職比試一事議事本內禁冒襲設軍站二事皆屬貴部掌行會議之際萬望維持倘得准行非惟生之至幸山西軍民之幸也司馬張大人處無益之書不敢凟玒乞叱名道意辰下漸熱伏惟順時珍燮以承天寵不宣前者因奏事人

去巳曾奉書想達左右矣區區備員廵撫材薄識劣無足為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獘極矣荒歉之餘加以疫癘而户部催徵糧草正急軍民流亡不知其數死者相枕藉于道殆不忍言嚮者屢陳救荒事宜及請蠲除科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抑駁至今日公私匱乏所謂末如之何矣萬一饑民嘯聚攻剽刼奪僕之罪固不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今王府禄米尚欠二十三萬鎮西潞州瀋陽等衛并儒學驛遞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有

糧十萬石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兩戸部行令買金觧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闗布三十餘萬疋及戸口食鹽尚多未闗者夫捐三十萬疋之帛與數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為利害孰為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聞兾乞蠲除科徵但恐權奸沮撓則異日之患有不勝言者伏惟閣下為天子之股肱為朝廷之蓍蔡諫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望維持而施行焉倘如所請豈惟區區獲免於

〈庆〉山西億萬生靈獲全殘喘者寔閣下之賜也伏惟留

意不宣

與殷司徒讌

前者谷大參回承惠手帖捧讀再三不勝感荷生以非

材叨任邊寄臨鎮以來適值歲歉民饑公私匱竭加以

北寇游騎不時出没安攘之策罔知攸措謹條救荒事

宜以聞雖所見膚淺倘蒙准行寔山西億萬軍民之幸

也議事本中養戰馬禁邊地二事尤爲備邊急務生近

見三關馬皆瘦弱倘遇劾寇何以禦之邊將不知遠圖
縱軍餘開墾邊地招北寇貽患非輕乞與司徒陳大人
李大人計議施行豈惟邊陲之幸亦生之大幸也干冒
威嚴伏惟恕察不宣生自甲戌之春獲拜臺範于兹廿
有七年矣景仰盛德未嘗少置于懷第以朴陋不敢奉
寸楮以致興居之敬疎慢之罪自訟而已恭惟閣下進
位常伯而惓惓焉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念江右湖南諸
藩洊罹水旱凡百徵需務從寛減東南赤子何幸如之

生承乏湖藩值兹旱潦材薄力弱罔知攸濟近與都憲吳大人謀度欲存留斛面折色以輳糴糧開中淮浙引鹽以補歲用且近日議定中鹽斗頭太重商賈願請者少若照十一年斗頭開中則巨室富商翕然願中矣兹特具本以聞二事成否寔係閣下一言伏望於司徒陳大人處極力維持倘蒙俞允豈惟生之受賜湖南軍民咸沾閣下之恵澤矣干冒威嚴不勝悚懼不宣

寄胡方伯靖

最在湖南幸獲聯事追逐下上辱愛良多及閣下榮陟大藩而僕適董試事不獲追餞江滸至今以為歉昨承華翰蕉惠本草祇領之餘益增愧赧僕材劣識暗承乏巡撫適茲邊務方殷加以連歲饑饉殫心圖之罔知攸濟凡有建白又每為權奸所沮迄不得施奈何奈何少誦叔孫穆子不朽之論私以為德非所能及功言庶可勉焉登第後讀書綴文以勉其所謂言者未克有成及擢官刑曹日閱訟牒學殖日落言固不暇立矣宦游中

外幾三十年不過隨時上下為其職分當為者而已非有赫赫錡錡之功為足以不朽邪三者無一就將與草木同腐耳可嘆可嘆行當乞身南歸徜徉丘壑之間濯清流坐磐石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以保餘年而已辱吾兄知愛尤厚故一言之不足為他人道也宋徂徠先生石守道元翰林承旨閻復俱山東人其文集存否煩訪求録寄一部季季良晤未卜惟冀珍重以膺寵擢不宣

與僉都御史秦公竑

累辱手帖感荷惟深向承諭及二人者惡聲播聞朝論將不能容今其一已然矣而其一存者狡險害政尤甚乃安然無事何邪使中願示其所以然此閩連年水旱疲民困於供邊逃竄多矣閣下雖移鎮于彼然令此之疲民乃吾兄昔日之赤子也果能恝然無情邪竊謂正糧既完餘價免追以蘓枯槁可也雖此事出於中貴之建言然閣下秉從宜處置之權下一令而免之不終朝

而懽聲遍于遐邇矣倘蒙留意非惟小民受惠而惠及區區者亦厚矣奉去小箋六十番聊供染翰之用笑留是禱不宣

寄劉太保翊

生猥以非材待罪外服有年矣鈍駑樸陋自分永棄不敢有意於求知苟蒙甄收俾佐内臺而典邉備知已之恩大矣古之所以報知已者心所未安必以告而不敢隱其所欲言天下之事非職所當為者不敢出位而言

惟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黼座謹以瀆
聰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疲兵不可分兵
分則勢弱北寇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
將懷奸不肯横身以禦敵每數騎小入輒張大以聞朝
議遽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僨事則有所推
託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
軍出則彼退京軍歸則彼來是彼得亟肆以疲之之術
也不知朝廷置邊閫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

衛寡弱供餽煩苛得無可慮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生近閱視為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鋭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無益弱乎況聞其地乏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水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故以獻諸左右以質所疑閣下位兼師相以身任

天下之重而凡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狂瞽之言萬一有可采者望賜裁度行之如其迂疏不可用乞投水火干冒威嚴伏惟恕察不宣

與周守謨憲副

向在湖南聞閣下抗章致仕每自竊嘆當道不能容才深為權衡人物者惜然意閣下道經楚甸庶得握手以罄所懷徯之久而不至度閣下必從臨清以就水道之便及入覲沿途詢訪亦竟不遇中心悵然既而承命廵

撫三晉雖嚮仰之心未嘗少忘而山川悠邈無由一致問訊近者陳繡衣來備道抵家以來優游林泉奉親教子無不遂意深慰鄙懐又聞令嗣學益進行益敦來科必在高擢天之所以報閣下者其在此乎僕材不稱任兼以南人處西北苦寒之地尤非所宜早晚乞身南歸當駕扁舟訪吾兄於金川玉笥之間山水之樂庶獲與之煩預飭家僮豢豕釀酒以俟焉奉去壽親養老新書一部聊以備調膳之檢閱未會晤間尚冀順時自玉以

承天貺不宣

與彭方伯鳳儀

去歲在晉陽忽得邸報乃知閣下轉調貴州心竊駭之道遠莫究其由近赴召至京叩其所以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遂以為好名爾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為士者皆

知好名又安肯叩稽𠠝匐於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
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為
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當為
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我知者乎不可
因此自沮也僕年齒益長舊學日忘與時俯仰心竊不
安引身肥遯勢又未可閣下不忘久要願賜忠告俾免
天下後世之譏寔為至幸思南守蔡哲僕之故人也望
垂清庇為感別來兩獲教帖寔慰瞻勤第以冗迫無悰

遂跡奉答諒能心照不復汲汲自解僕竊禄于外臺其誠不能緯之不恤而每抱漆室女之憂焉深味閣下之手書蓋同此心每誦北門章末之三句未嘗不三復且惘然也春間分巡到莆陽耆舊相率以牛租病民為言已移關本司轉以上聞矣煩與少司徒陳大人言之倘獲蠲除亦便民之善事也承喻褒勵節婦事此固司憲者之當務况有嚴命敢不奔走僕分巡八月當滿但兼理鹽課想來春方得回司管事耳寄去論學繩尺一部

煩轉奉德澤兄以閣下潛心性命久厭科舉之學故不
奉寄勿罪勿罪廷美為學宗用崇禮進伯不及另書同
此致意因奏事吏來謹布此伏惟諒察不宣往歲同覲
闕庭日聆清誨胸中鄙吝頓爾消釋别後閣下榮遷嶺
南大藩而僕亦承乏湖廣准擬仙舟過黄鶴磯頭握手
劇談以罄所懷不意襄樊流潦為災僕奉臺檄往彼綏
輯暨還則閣下已行矣詢諸寮友雖辱寄聲然獨無片
簡以見規勉惕然慚悚自疑進脩稍怠故見疎於君子

爾近者伻來乃辱手翰詞意諄懇視往時所惠尺牘有加焉第其間過爲推重非所望於吾鳳儀也朋友道廢久矣自托交以來所冀吾兄抑吾過引吾不及俾不爲庸人之歸爾顧乃效世俗相稱許邪可畏之機誠如來喻然吾曹欲進而有為則勢有所未能欲引身而退則徒取好恠不情之誚惟静以俟之耳道與義存乎我用與舍由於人禍與福係於天在我者方與閣下共勉之在人與天者吾何知焉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閣下

謂吾以身任重不知擔子不在吾身且非吾綿薄所能擔當也陳白沙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于朝此實好賢之篤也然使白沙起而任事得無如魏相之言乎志有不行安知不有閔仲叔之恨乎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正不必强之出也不識吾兄以為何如朱總制嘗與僕同事僕素重其有任重致遠之材每與交游道之比來議者紛紛得閣下書益信向所見非謬也會晤未繇臨書不覺喋喋冬寒惟冀順時珍燮以承天貺不宣

與朱石都御史英

向在閩臺極荷愛厚及承乏汴臺而閣下適在關中時得奉書以展起居之敬自節鉞移鎮兩廣山川悠邈無由奉書惟服膺平日所聞德言以為進脩之資而已近者自山西廵撫召佐秋臺而令嗣適在本部詢知起居納福深慰鄙懷第恨不獲一侍燕談以叙契闊之懷耳令嗣勤慎有為賢聲籍籍閣下之衣鉢有傳矣可賀可賀生竊禄于兹無所建明幸遇張戚二寅長皆老成練

達而生頑鈍之資惟坐嘯仰成而已寒酸之習未忘頗留意典籍廣東新刊宋史并性理大全大學衍義煩各惠一部公暇得以尋繹庶幾不迷於政亦閣下之賜也辰下漸和伏惟順時保重以膺寵命不宣

寄謝宗伯

宗伯先生閣下僕忝鄉曲兼托斯文之契每蒙過愛及承命來此又蒙宴餞感佩曷已僕别後兼程而進二月十一日至真定山西逃移軍民聞朝廷差大臣賑濟撫

不感泣扶老携幼來歸者晝夜不絶自入故關沿途所遇男婦面無人色體無完衣而平陽軍民饑窘之甚或採苜蓿食之或搗蒺藜食之或割死人食之或掘蒿本麥根舂磨為麪作餅食之一縣之中死者日十餘人蒼生至此可哀也已僕殫心圖之冀少寛當宁西顧之憂凡有利於軍民者不敢計禍福而輟也顧公私匱乏罔知攸措加以各衛久缺月糧軍職衛吏亦有餓死者則旗軍可知矣昔唐德宗時軍士乏糧脱巾叫於道曰拘

我於軍而不給我糧吾罪人也德宗甚憂之及韓滉運糧至陝李泌以聞德宗喜召太子語之曰吾父子得生矣往事如此可不慮乎况三晉之境灾異迭見自春以來雨澤不降燥壤彌望疫氣流行死者甚衆垣曲之盜猶未盡散餘黨潛伏山谷時出刼掠而祁縣等處强盜縱横清源等縣官庫被刼倘夏秋不收變故百出雖司馬君實復生恐亦未有萬全之策也僕受命賑濟夙夜憂惶謹以軍衛缺糧一事上聞乞與閣老先生并余司

徒言之倘得再發銀五萬兩接濟月糧庶可以消未萌之變不然僕未知稅駕之所矣小兒在京僕不暇顧望時賜教誨為感

與邊僉都御史鏞

千户張文來承惠手書諭及春夏缺雨人民饑窘足見閣下憂國憂民之盛心所奏戰馬已極力與兵部言之但該部二三其説不肯全准且偏頭關無牧地久則不免瘦損當於寧武或天池擇水草豐潔之處撥軍牧放

仍委都指揮提督以備有警調用可也近聞大盈倉儲將竭庫銀亦不多官吏軍校數萬口仰給于此萬一饑餓之極或有叫呶於城郭者將如之何宜與鎮守巡按三司計議方畧會本具奏庶免後艱此二事閣下必有良策而區區又瀆言之蓋以交承之義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累辱厚睨感荷曷勝茲因便使草率回答伏惟亮察不宣

與陳布政

前歲聞閤下榮遷右轄欲奉書以賀第以兒姪輩方在縲絏恐涉嫌疑有累盛德以是不果近者知縣袁士鳳來蒙惠教帖具道朝論以江西多故歸咎兩司之悞事僕去歲冬末至京誠聞此然彼各有所指非謂諸公盡然如閤下與方伯王大人及二三藩臬大人素稱忠信明決者孰得此言之哉江右士論頗公非若章子厚蔡元長吕吉甫之屬以愛憎為毀譽也來書又欲區區扶持公論且云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足見責望

之厚昔韓子有言凡今之交觀勢厚薄子豈可保能承子託況僕與衆寡合雖有言亦未信孰從而辨之哉兹因本府部糧檢校回草率奉答惟冀賞察不宣

荅李鴻臚鎡

都門别後兩辱手書眷兹隆厚兼惠香帕帽襪葡萄感愧之深無以云喻然因循兩載不敢荅書者正以林下之人不當與達者通書故耳昔富鄭公致政之後雖韓魏公歲時問訊亦不答書冨韓相得之深豈恝然無情

哉誠以世議隘薄故也僕之鄙劣固不敢望富公之萬一然願學焉歸田以來雖無裴晉公綠野之堂司馬温公獨樂之園樂天諸公把酒賦詩之樂然逍遥泉石之間憂患不干其心毀謗不入其耳視陸宣公之在忠州蓋過之矣近聞屠大理上疏欲起之衰疾之中雖蒙過愛然殊未諒區區之心也方少壯時猶不如人况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描畫哉倘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疾日侵不堪當世之用矣此寔愚之至情深有望於

閣下也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介庵且然況若僕者乎刑部舊人多有用之材連遭貶黜良可惜也本部談趙顧曽胡五正郎施尹胃伍四主事最承相念不敢致書會間煩為道意并達鄙情不宣

寄楊學士維新

僕賦性駑鈍無所肖似閣下不鄙其愚且陋為之延譽且嘗欲引置諸纂修之列事雖無成然閣下奬進之德厚矣銘刻于心何日忘之自外轉以來于兹十有二年

每痛自砥礪恐玷大君子知人之明近於吳都憲處獲覩華翰云方面爲時論所推者三人謂都憲與廷珍及不肖也僕内顧歉然且慚且愕意者閣下好賢之篤雖一長片善有所不遺邪抑蔽於素愛而不自知其言之過情邪不然不宜若是云云也昔薛簡肅公識范景仁於童稚之年歐陽文忠公識曾子固於困悴之際卒之景仁以風節著子固以文章名天下後世咸服簡肅文忠之知人閣下好賢之篤遠邁薛歐顧僕之不肖豈范

曾比邪惟當策駑礪鈍以成閣下知人之明而已矣心則然未敢謂能也謹布區區伏惟垂察不宣

答羅内翰景鳴

周大尹來得手書情誼蒸至比近日諸公所遺尺牘大有不侔諸公之書大率言士大夫有是非之公又云僕有再起之機若是者謂非相愛則不可謂為相知則未也獨閣下之書云持公議者止於私室出門輙忘之此深中時人之病也又云譬之棊局不着為高是又深得

鄙心之同然也今之相知相愛者孰知於閣下哉曩者僕在刑部未被排沮之先已七上章乞致仕當是時僕尚未老也精力尚可有為也所以汲汲求去者内度於心遠驗諸古知吾道之未易行而知端人正士之難容也其後猘子狺狺僕閑致仕之命賣宅即行或勸僕陳訴者僕以為聖恩深厚遂其素心矣又何以訴為哉訴之未必察徒使羣犬得以藉口耳去歲元勛舉之南京科道亦言之僕聞之若無聞者蓋以心素定也少讀宋

史見吕文穆公罷相太宗語侍臣曰蒙正望復相目穿矣私以為文穆賢相豈至是哉特當時士大夫無難進易退之人故為人主所輕而意蒙正亦然耳因自誓於心它日倘為時用當以名節自勵不可戀戀於利禄今豈以踰六望七之年而負初心哉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禄位之名乃後世之名也它日史傳閣下當秉至公之筆張膽明目為僕直書之則瞑目無憾矣詞不足以道意惟閣下詧之幸甚不宣

寄彭學士彥實

去歲周僉憲回承寄著草今秋歐陽知縣來又辱華翰僕遠宦炎荒無足齒録而閣下惓惓不暇遺非篤於同年同鄉之誼克爾邪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材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慙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師成風而强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横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之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

而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脂韋婞婀輙得美譽不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然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浮沉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勝謗讟矣然謗與譽奚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大於此者焉天下日入於獘而未知所以捄之之方此大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獘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之政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也平居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

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能制之邪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寛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且掉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

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卒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狥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七八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羣言交

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它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邪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

浚䣊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䣊緩急可倚者誰䣊臨
難不易節者誰䣊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
足喻也乞留意焉狂瞽之言不識當否恃愛妄發幸乞
恕之不宣

復張司寇尚絅

都亭别後幾及一載傾想殊深抵家以來藉庇粗安家
奴亡去荷蒙擒解已於正月到家矣僕愚戇獲托僚好
庶幾薰陶德美不意羣猜競吠不獲久相與處殊可嘆

也僕嘗讀柳河東文見其貶黜之後數移書顯者哓哓不已私竊非之以為身既退矣焉用言之言已之事則類於文過言人之事又非不閒人閒事之意也是以歸田以來不敢奉尺書以問起居蓋恐蹈柳子之失也然傾想之心則未必若書之疎焉追念去歲羣憸排擠之時閤下力為辨釋幾陷師魯救希文之禍此情何可忘邪恐閤下未諭區區此心故一言之伏惟恕詧幸甚

答陸大參







別逾六載雲樹之思與日俱積近者令姪自吳中來承寄手帕碑帖爲慰不可言兼承華翰奬予太過非鄙劣所敢當也喻及新建賜閒堂命其作記益增慚悚僕自與閣下別來汩沒簿書閒日不暇給舊學荒廢久矣出言雜亂無章況敢執筆爲文以取誚於識者哉吳中以文章名家者無慮數十欽謨尤爲傑然殆今之歐蘇也閣下不求諸彼而求諸此無乃昔人所謂近舍皇甫湜遠取白居易邪抑所謂厭珍饈而嗜菖蒲菹邪不敢奉

命僕年來多疾精力日益消耗乞身南歸匪朝伊夕倘遂所願他日追尋益公訪石湖故事扁舟過吴江訪子錦溪别墅觴于兹堂酒酣意適當托諸楚聲為閣下賦之尚未晚也令姪行速不盡所欲言者尚冀諒察秋暑猶熾伏惟順時珍重以膺多祉不宣

椒邱文集卷十六